

台灣客語次方言語言態度的聲調影響*

徐富美

台灣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台灣客語主要兩大次方言是「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徐富美（2003a）的研究結果顯示，說四縣客語的人大部分認為四縣客語比較硬，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而說海陸客語的人則認為海陸客語比較硬，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

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最大的差異在於聲調，這兩種次方言的調型成相對比。徐富美（2004）設計「哼音」問卷，抽掉聲母和韻母部分，只剩下反映聲調高低起伏的語調變化。結果顯示，無論是否是客語人士，也無論是說四縣客語或是海陸客語的人，都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海陸客語比較硬。

本文針對徐富美（2004）的不足，利用哼音的尾音聲調升降對照，再重新做一次問卷。結果發現，說海陸客語以及非客語人士的問卷，與上次的哼音問卷結果一樣；而說四縣客語的人，對尾音聲調的差異則有不同的反應。本文認為這些結果都受到聲調的影響。

關鍵字：客語、聲調、語言態度。

一、前言

台灣客語主要分為「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饒平客語」和「詔安客語」則逐漸消失。這些客語皆是從大陸原鄉移民來台形成¹。「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是台灣特有的說法，大陸原鄉當地人對於這樣的說法感到很陌生²。「饒平客語」和「詔安客語」因為人數不多，分佈零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徐富美（2000，2003a）曾經針對台灣桃園縣以及新竹縣和苗栗縣等，

* 本論文初稿 *Tonal Influence on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Hakka sub-dialects in Taiwan* 曾發表於「第 37 屆國際漢藏語言暨語言學會議」(ICSTLL-37, 瑞典 Lund University, 2004 年 10 月)。承蒙台灣科技大學資工系古鴻炎教授以及台北市萬福國小徐鳳生老師提供語言音高 (pitch) 分析的協助，又承蒙審查人提供若干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¹ 這些大陸原鄉主要在今天廣東省東北和福建省西南一帶，亦即清代「一州三府」所在。所謂「一州三府」指的是廣東省嘉應州、惠州府、潮州府，以及福建省汀州府。「四縣客語」指的是從大陸原鄉廣東省嘉應州蕉嶺縣、平遠縣、興寧縣（現已改為興寧市）、五華縣移民來台所形成的客語，其實還包括客語代表點梅縣（現今又劃分為梅江區和梅縣）。「海陸客語」則指的是惠州府海豐縣和陸豐縣的客語。「饒平客語」指的是潮州府饒平縣一帶的客語。「詔安客語」則是福建省詔安縣一帶和汀州府的客語。

² 筆者走訪這些地方，當地人都說沒聽過這種說法。

以哪種客家話「比較好聽」「好像在唱歌」「好像在吵架」「比較軟」「比較硬」等 5 個探討問項，做客語語言態度的問卷調查，分別做了 578 份和 1043 份的問卷。分析結果發現，說四縣客語的人大多認為自己的四縣客語比較好聽、比較硬、好像在吵架；認為海陸客語比較軟、好像在唱歌。而說海陸客語的人大多認為自己的海陸客語比較好聽、比較硬、好像在吵架；認為四縣客語比較軟、好像在唱歌。也就是說，除了「比較好聽」一項，認為是自己的母語比較好聽之外，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的語言態度剛好相反，都認為自己的話比較硬、好像在吵架；而認為對方的話比較軟、好像在唱歌。

認為自己的話比較好聽，這樣的問卷反映，不難理解。人們總是認為自己的話比較好聽，這是來自對自己語言的認同。

「好聽」的問卷反應很容易解釋；而大部分的人會迴避「像吵架」這一項，所以許多問卷都填「不知道」；「像唱歌」一項在做問卷時需要多出很多額外的解釋，因此本文並不處理「好聽」「像唱歌」「像吵架」這三項。有趣的問題是，說四縣客語的人，大部分認為自己的四縣客語比較硬，而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說海陸客語的人，大部分認為自己的海陸客語比較硬，而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軟」「硬」是相反的概念，在問卷上也呈現相反的現象，因此本文只針對「柔軟」作進一步探討，到底「柔軟」能否有更具體的概念？

徐富美（2004）設計了一個只反映出語調變化、但不呈現聲母和韻母的模糊發音。發音人只哼出聲，但不說出字音；問卷受訪人不限客家人士，以避開客語所可能帶給他們的暗示。做過了第一部份的哼音問卷之後，再繼續針對其中的客家人士作第二部份的問卷。之所以要做第二部份客語人士的原因乃在於想要與先前對客語語言態度所做的研究做一比較，看是否對客語的感受有無差異。

結果發現，不管是不是客語人士³，或是在客語人士中，不管說的是四縣客語，還是海陸客語，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都認為四縣客語的哼音比較柔軟；而海陸客語的哼音比較生硬。

徐富美（2004）是以客語中的一個諺語「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聲」的「哼音」來做問卷，但這個問卷可能不足的是，這個諺語四句最後的尾音「田」「言」「坑」「聲」都是平聲。針對徐富美（2004）的問卷內容所可能蘊含的不足，本文進一步作聲調尾音升降的對比設計，來看看聲調尾音升降的差異，是否造成語言態度的不同。

二、台灣客語次方言聲調的聲學檢驗

台灣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在聲母和韻母方面的差異不大、零星而片

³ 哼音問卷同時也對非客語人士作調查，他們對這兩種哼音也感覺出不同，也有不同的軟硬感受。

段；它們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聲調，而且是調值的相反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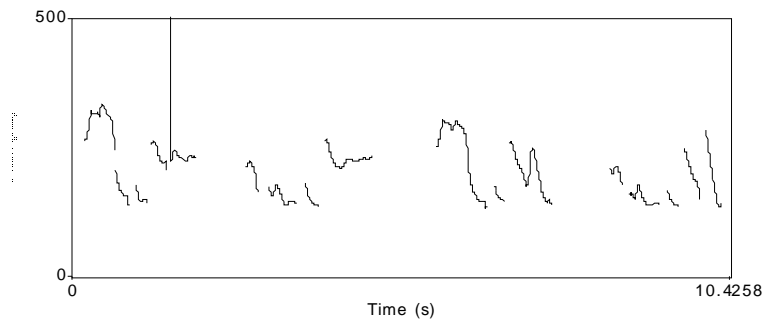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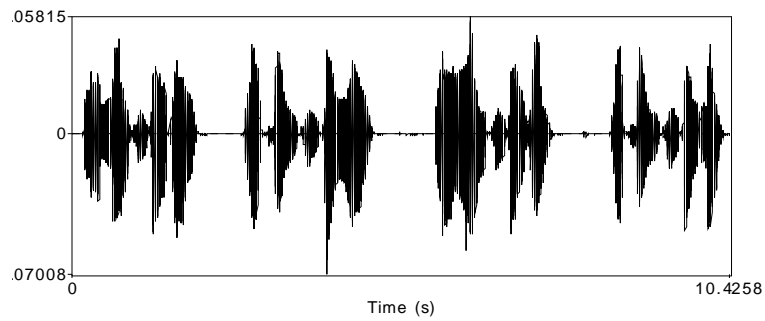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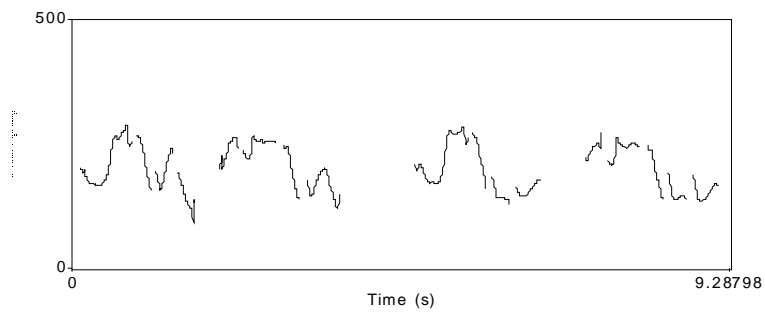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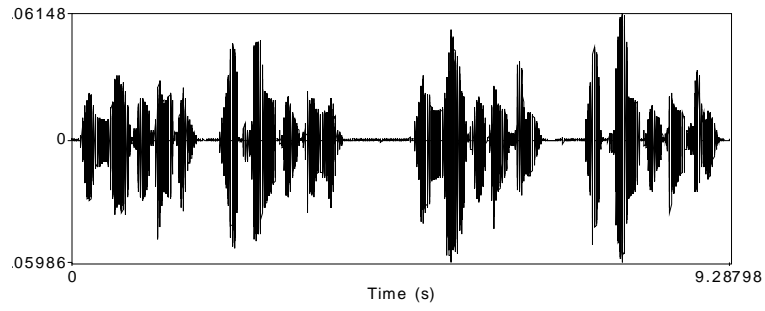
		平	上	去	入	
陰	調號	第 1 聲	第 2 聲	第 3 聲	第 4 聲	
	調類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調值	四縣	24	31	55	<u>32</u>
		海陸	53	13	21	<u>55</u>
	例字	三	嫂	曬	穀	
陽	調號	第 5 聲		第 7 聲	第 8 聲	
	調類	陽平		陽去	陽入	
	調值	四縣	11		(55)	<u>55</u>
		海陸	44		33	<u>32</u>
	例字	沒		盡	力	

海陸客語一共有 7 個聲調；四縣客語比海陸客語少一個陽去調，所以是 6 個聲調。海陸客語的陰平調是高降調；陰上是升調；陰去是低降調；陰入是高短調；陽平是高調；陽去是中平調；陽入是低短調。四縣客語的陰平調是升調；陰上是降調；陰去是高平調；陰入是低短調；陽平是低調；陽入是高短調。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的聲調調值大致呈現對比現象。也就是說，四縣客語是升調的話，海陸客語是降調；四縣客語是降調的話，海陸客語是升調；四縣客語是高調的話，海陸客語是低調；四縣客語是低調的話，海陸客語是高調。就如同羅肇錦（1996：112）所說，「而海陸與四縣也常是升降高低完全相反調型，這個有趣的對比，可能在其它方言中不易找到。」

語調由聲調組合而成。四縣客語的連讀變調規則如下：當第 1 聲後面碰到第 1 聲、第 3 聲，或第 8 聲時，前面的第 1 聲會變成第 5 聲。海陸客語的連讀變調規則如下：前字如果是第 2 聲，一律變成第 7 聲；前字如果是第 4 聲，一律變成第 8 聲。經過了連讀變調變化之後的客語語調，其語調差異如何？今用聲學來檢驗。

我們把客家人常用的一句諺語「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聲」為錄製內容，來看其語調差異。如下：

⁴ 此用古國順（1997）調值系統。



這是一位同時會講兩種客語的女士⁵所錄製的發音，前兩個圖是「四縣客語」的振幅和頻率圖，後兩個圖是「海陸客語」的振幅和頻率圖。其中橫軸是表示時間，以「秒」為單位，縱軸分別表示振幅大小及頻率高低，振幅以「分貝 (dB)」為單位，頻率以「赫茲 (Hz)」為單位。從前後兩組的頻率圖我們可以看出，客語在語流的語調上也成高低相反，其中一個波形高另一個就低，其中一個升另一個就降。語調上的對比可以印證聲調上的對比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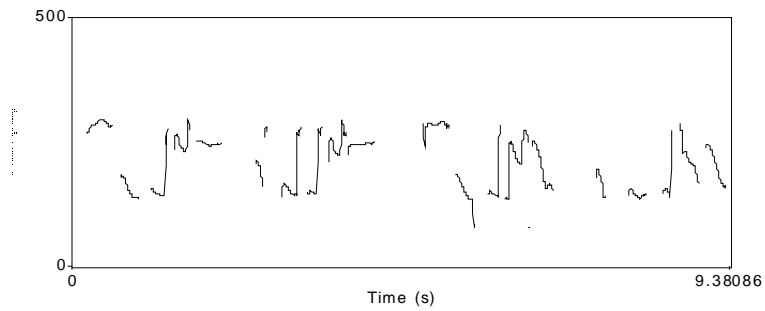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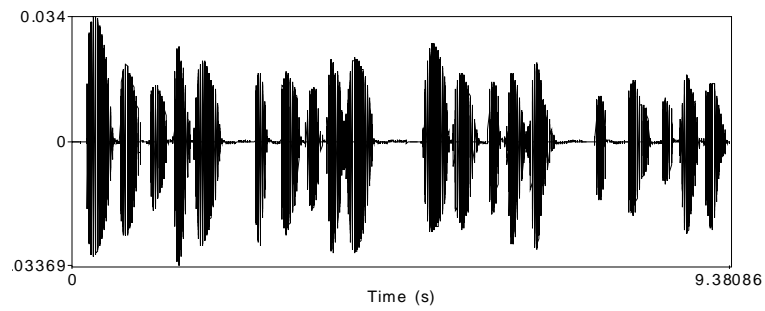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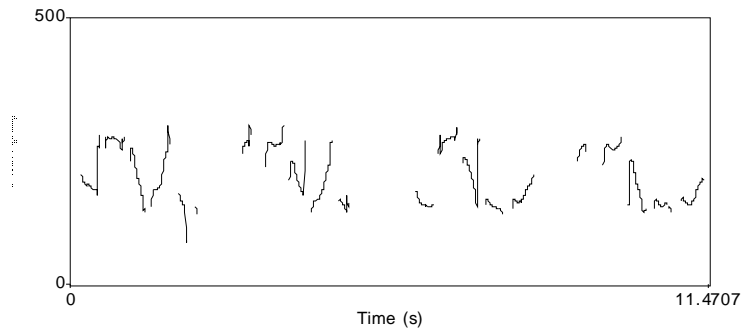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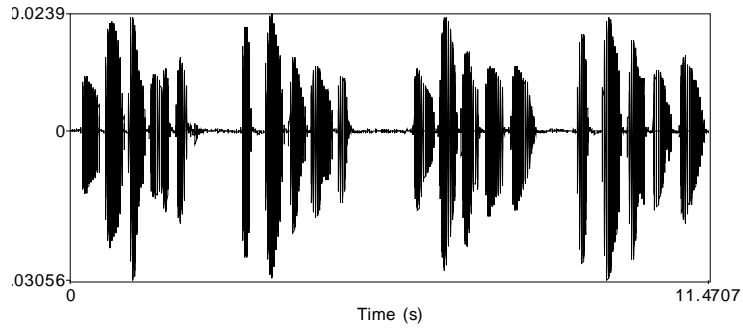
三、客語尾音升降對比的哼音問卷分析

如果錄製由同一個發音人所說出的相同句子，基本上已經控制了音強、音長、音色、語氣和停頓等不同變因。如果我們再抽掉聲母和韻母的部分，剩下的將會是反映聲調高低起伏的音高語調變化。

徐富美（2004）曾經就語言的語調差異來檢驗語言態度。在其文中，製作了一個只反映出語調變化、但不呈現聲母和韻母的模糊發音，請發音人只哼出「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聲」的聲音，但不說出字音。如上所述，問卷受訪人不限客家人士，以避開客語所可能帶給他們的暗示。做過了第一部份的哼音問卷之後，再針對客家人士作第二部份的問卷，總共非客語人士 126 位受訪人，客語人士 109 人。

去掉了聲母和韻母的客語哼音，其反映頻率高低的升降曲線，究竟與原發音差異多少？我們重新針對哼音的振幅以及頻率錄製如下：

⁵ 發音人是住在中壢市內壢地區的戴月梅女士，1956 年生，其娘家在新竹縣關西鎮，主要講四縣話，但鄰居有講海陸話者，從小就講兩種客語次方言，結婚後一直住在內壢。其夫朱洞霖先生，1950 年生，家住桃園縣新屋鄉，主要講海陸話，但鄰居有講四縣話者，也是從小就講兩種客語次方言。



前面是四縣哼音，後面是海陸哼音。結果顯示，去掉了聲母和韻母的影響，其聲調、語調的高低對比仍然存在。也就是說，四縣客語語調是高者，海陸客語就低；四縣客語語調是升者，海陸客語就降。

徐富美（2004）的問卷第二部份，也就是客語人士對這兩種次方言的看法如何，所得結果和先前徐富美（2000，2003a）所做的相差不多。也就是說，說四縣客語的人大多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而認為自己的客語比較硬；說海陸客語的人大部分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而認為海陸客語比較硬。

有趣的是，第一部份的「哼音問卷」有了不同的問卷反映。結果顯示，不管是不是客語人士，或是客語人士當中不管是講四縣客語或是海陸客語，都一面倒地認為四縣客語的哼音比較柔軟；海陸客語的哼音比較生硬。

為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四縣客語的哼音比較柔軟；而海陸客語的哼音比較生硬？徐富美（2004）初步推測可能是尾音聲調升降的不同，而造成問卷一面倒的情形。這樣的推測，或許可以在若干客語受訪人的看法中找到線索。在徐富美（2000，2003a，2004）的問卷訪談過程中，有一些說四縣客語的受訪人表示，因為海陸客語的尾音上揚，所以比較軟；無獨有偶，有一些說海陸客語的受訪人卻認為，因為四縣客語的尾音上揚，所以聽起來比較柔軟。也有人認為是四縣客語或海路客語的聲調高低起伏變化較大或較平緩的差異造成。

為了避免受訪者對客語產生聯想，本文以及徐富美（2004）在實施問卷的時候，都會故意向受試者做誤導性的說明，說這是本人在雲南對某個少數民族所做的錄音⁶。問卷事後這些受訪人大部分都表示並不知道是客語的錄音，他們也不知道這兩種客語方言的聲調大致成相反對比。

如果四縣客語或是海陸客語的基本不同是聲調及語調上差異的話，那麼上面所說若干客語人士對客語的感受是由於尾音聲調之故也並非全無道理。如果尾音之說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徐富美（2004）的諺語尾音可能會有的不足是，「田」「言」是陽平字，「聲」「坑」是陰平字，在四縣客語分別唸的是低平調和升調，而海路客語唸的是高平調和降調，缺少了升降對比的例子。

針對徐富美（2004）的不足，本文另外設計了同一個方言中尾音聲調升降對比的例子，錄製發音人所哼出的「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聲」「寧賣祖宗土，莫忘祖宗守」的哼音。其中「坑」「聲」在四縣客語為升調，海陸客語為降調；「土」「守」在四縣客語為降調，海陸客語為升調。

此次問卷同樣分成兩個部分，做過了第一個部份的「哼音」問卷之後，

⁶ 本人曾經到大陸雲南地區做過獨龍族以及納西族的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對當地的語言情況稍有涉獵，應當具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

再繼續第二部份，第二部份是針對其中的客家人士做客語語言態度的問卷，以與先前的做比較。非客語人士做了一份問卷，總共有 129 個受訪者；而客語人士則做了兩份問卷，總共有 104 個受訪者。受訪者大部分以桃園地區為對象，少部份兼及其他縣市。本次的問卷結果和上次徐富美（2004）在男女性別以及年齡層的變項上似乎都未顯現出差異性。

非客語人士的問卷結果如下：

	四縣哼音軟	海路哼音軟	差不多	不知道	總數
四縣升調	97	17	13	2	129
海陸降調	75.2%	13.2%	10.1%	1.5%	
四縣降調	72	28	28	1	129
海陸升調	55.8%	21.7%	21.7%	0.8%	

可以看出，即使增加了尾音聲調升降的對比，非客語人士這次的問卷結果，與上次的結果一樣，大多數的人仍然認為四縣客語的哼音比較柔軟。

客語人士的問卷結果如下：

四縣升調 海陸降調	四縣哼音軟	海路哼音軟	差不多	不知道	總數
說 四縣	25 75.8%	6 18.2%	2 6.1%	0 0.0%	33
說 海陸	45 77.6%	8 13.8%	5 8.6%	0 0.0%	58
說 兩種	6 46.1%	5 38.5%	2 15.4%	0 0.0%	13
總數	76	19	9	0	104
四縣降調 海陸升調	四縣哼音軟	海路哼音軟	差不多	不知道	總數
說 四縣	11 33.3%	18 54.5%	4 12.1%	0 0.0%	33
說 海陸	35 60.3%	12 20.7%	11 19.0%	0 0.0%	58
說 兩種	4 30.8%	3 23.1%	5 38.5%	1 7.7%	13
總數	52	31	20	1	104

問卷結果稍有不同，當四縣客語尾音是升調、而海陸客語尾音是降調的時候，無論是講四縣客語或是講海陸客語的人士，都認為四縣哼音比較柔軟。當海陸尾音是升調、而四縣尾音是降調的時候，則講四縣的客語人士，認為海陸哼音比較軟；而講海陸的客語人士，仍然認為四縣哼音比較軟。也就是說，講海陸客語的人，和非客語人士有相同的問卷反應；而講四縣客語的人則反應不同，對尾音升降變化的反應剛好相反。

如同上次的問卷一樣，做完問卷之後，許多受訪者都表示並不知道那

是客語哼音的錄音。但是，也有少數幾個人仍然一聽就覺得好像是客家話；甚至有幾個「閩南人」雖然並不知道客語有所謂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之分，不但不會說客家話，也都聽不懂，但是卻猜想「那種調子」可能是客語。

這樣的情形反映出，一般所謂的方言「腔調口音」的差異，最大的來源不是聲母和韻母，而是聲調，以及由聲調組合變化而成的語調。

四、語言態度的聲調影響

透過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尾音升降對比的哼音問卷，得出不同於原先結果的問卷反應。非客語人士以及講海陸客語者的問卷結果，本文認為與客家山歌有關。哼音因為聽不出聲母和韻母，只有語調變化，此語調變化基本上與頻率音高有關，而音高與旋律有關，因此語調（含聲調）與歌曲旋律有密切關係。徐富美（2003b，2003c）已經提到語調與旋律的關係。在台灣，客家山歌只有四縣腔，沒有海陸腔。其實海陸腔並不是不能用來唱歌，現今有若干改良過的客語山歌及客語流行歌曲就是以海陸聲調來譜曲；但是，在台灣除了改良過的山歌可以用海陸版來唱之外，傳統客家山歌並沒有海陸版。也許對客家山歌四縣版的耳濡目染之故，讓不論是客家人士或者不是客家人士，也就不自覺的認為四縣客語的哼音比較柔軟。徐富美（2000，2003a）的論文中發現，「比較柔軟」和「像唱歌」是正相關，「比較硬」和「像唱歌」是負相關，也許可以印證這個假設。

那又為何四縣客語人士對哼音問卷，呈現另一種反應呢？本文認為四縣客語人士對「軟」「硬」感受差異的來源，並不只有一種。至於為何四縣客語人士所表現的，和海陸客語人士表現的不一樣？本文目前無法解釋。

就客語而言，影響語言態度感受差異的因素，大約有以下三種：

1. 聲調升降的影響

尾音聲調的上揚或下降，影響了人們的感受差異。尾音上揚時感覺比較柔軟；尾音下降時感覺比較生硬。四縣客語人士對四縣哼音和海陸哼音的尾音聲調升降對比所表現出來的反映，即是屬於這一種類型。

2. 山歌旋律的影響

如上所說，由於傳統客家山歌用的是四縣版，因此與客家山歌相諧和的四縣客語語調，不知不覺就間接影響了台灣一般大眾的感受。山歌旋律的影響，可以說是聲調的間接反映。本文所說的非客語人士以及海陸客語人士認為四縣哼音比較柔軟的表現即是屬此。

3. 主觀印象的影響

在徐富美（2000，2003a）的論文中，四縣客語人士認為海陸客語（不

是哼音)比較柔軟;海陸客語人士則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這種情形,都無法歸之於上面兩種類型。徐富美(2000,2003a)的論文中,曾經提出「重己揚人」原則來解釋。所謂「重己」,就是對於自家語比較看重;而這樣的看重,又可以延伸出其他意義:激烈、高亢、起伏變化大,因此也會覺得自己的客語比較「硬」,甚至不惜以承認「像吵架」來表達。所謂「揚人」,是相對於自己的另一種客語,覺得比較輕揚;這樣的輕揚,可以延伸出其他意義:陌生、柔軟、沒力氣。

上面三種影響語言態度感受差異的因素當中,第一種是純粹客觀的聲調不同所引起;第二種比較間接,其客觀性當然也就差了一些;第三種可以說是完全主觀的看法。

說四縣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說海陸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那些受訪人所提出的理由是,對方的語言之所以聽起來比較柔軟的原因,乃是因為聲調尾音上揚之故。但是就機率來說,兩種客語次方言上揚或下降的機會是一樣的。這些受訪人並不知道四縣客語或是海陸客語的聲調音值及其差異,那麼他們這種直覺,也許透露了一個訊息:聲調的上揚與下降,在人們心目中的比秤是不一樣的。

朱曉農(2007:602)在討論漢語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高調現象時,曾引用了奧哈拉(Ohala)「基頻編碼(frequency code)」的說法:

這種用高調表示不肯定、要求合作,低調表示自信肯定的音義固定關係實際上包含在一個更大的關係中,那就是奧哈拉(Ohala,1983)所說的高調跟細小親密之間的一種生物學上的關係,或者說是天然關係。這種關係不但是跨語言的,甚至可以說是跨物種的。奧哈拉(Ohala,1984、1994)稱之為「基頻編碼(frequency code)」。基頻編碼首先把高調和「小體型發聲者」這樣一種基本含義聯繫在一起,然後派生出「下屬、弱勢、屈從、無威脅、討好、想要對方善待」等含義。與此相反,低調首先與「大個兒發聲者」相關,其次是「統領、侵犯性、有威脅」等派生含義。

徐富美(2000,2003a)的「重己揚人」之說,解釋受訪人覺得對方的語言比較柔軟,乃因為其尾音是高調,可以和朱曉農所說的相呼應。只是朱曉農所說的高調是實際語音上的高調,而徐富美(2000,2003a)及本文則認為另外也有主觀感受、非實際語音表現的上揚高調。

五、參考書目

- 古國順 1997《台灣客家話記音訓練教材》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朱曉農 2007〈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收入徐杰、鍾奇主編《漢語詞匯·句法·語音的相互關聯》頁 599-644 中,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徐富美 2000〈四縣客語比海陸客語好聽？——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3:150-176。
- 徐富美 2003a〈桃竹苗地區客語次方言語言態度的研究〉，《台灣語文研究》1: 91-108。
- 徐富美 2003b〈閩、客語語言聲調與旋律曲調的諧和原則——鄉土教育中語言與音樂的連結〉，中文領域的課程設計與實際研討會會議論文，新竹：明新科技大學。
- 徐富美、高林傳 2003c〈歌詞聲調與旋律曲調相諧和的電腦檢測〉，第三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圓山飯店。
- 徐富美 2004〈從語調形式差異來看台灣客語次方言的語言態度〉，第 12 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暨第 2 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天津：南開大學。
- 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國立編譯館。
- 楊時逢 1957《台灣桃園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鍾榮富 1998〈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發展〉《漢學研究通訊》17.3：67。
- 羅肇錦 1996 (1990)《台灣的客家話》臺原出版社。

Contact Information

Smail mail: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 135 號 中國語文學系
Email: gefmhsu@saturn.yzu.edu.tw